

■聚焦“80后” 笛安长篇小说《西决》《东霓》

青春文学写作的新高度

□白 烨

在近年来新星迭出的青春文学写作中，笛安无疑是正在冉冉升起的一颗明星。这既在于她总有新作不断跟进，还在于她的这些新作每每都有新意。她于2009年写出了被苏童称之为“写得生气勃勃”、“举重若轻”、“几乎不着语言痕迹”的《西决》（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版），去年又推出被刘恒称之为“文字有令人惊艳之感”，“展现了超越年龄的睿智、沉稳和娴熟”的《东霓》（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6月版）。两部作品既有一定的连续性，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显然是一个多部曲系列架构中的两部。就这两部小说新作来看，她不仅成竹在胸，有备而来，而且踌躇满志，骊珠在握，由堪称独到的内容开掘与艺术表现，给人意外多多，惊喜连连。可以说，这两部衔接紧密的小说新作，不仅表现了笛安在小说创作探求上的稳步进取与显著提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标示了当下青春文学写作可能达到的新高度。

《西决》与《东霓》让人为之意外甚至惊异的，是作者所关注的生活面与所素描的主人公，主要都是亲戚之际，基本都在亲人之间。家庭内外为舞台，兄弟姐妹是主角，使得作品充满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有张力，在让人既感亲切，又觉陌生的近景真实中，领略亲情中的人情，窥知个性中的人性。由这样的以小见大的取材、由近及远的取景，两部作品给人们生动地描绘出了家长里短中的人性百态，儿女情长里的社会万象。

笛安的《西决》与《东霓》，意蕴丰沛，意趣浑厚，可圈可点与可读可品之处不胜枚举，但让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打上了笛安个人明显印记的写作技艺，以及这种技艺与所表现内容的相得益彰。这一方面，尤以三点技法或三个奇招给我印象极为深刻。

其一，是主要人物关系的模糊处理与逾越常理。《西决》与《东霓》里的主要人物东霓、西决、南音，分别是郑家老大、老二、老三家里的孩子，从西决的角度说，东霓是堂姐，南音是堂妹；从东霓的角度说，西决是堂弟，南音是堂妹；从南音的角度说，东霓是堂姐，西决是堂哥。此外，再加上西决的前女友陈嫣、现女友

江蕙，东霓的丈夫方靖辉，南音的小男友苏远智，一干人都是郑家二代的手足兄弟或同辈亲友。这样的一群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亲朋好友，还能生发出一些什么样的引人故事呢？恰恰是这一点上，笛安显示出了她的过人之处。她有意地对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采取了一种模糊法的处理，让他们之间立足亲情又跨越亲情。即如《西决》里写到西决看到小叔与南音没大没小地相互逗趣时感受到的那样：“小叔其实只比我大十四岁，因此我与东霓与他相处起来，很多时候更像狐朋狗友。”其实，西决、东霓与南音，以及他们与江蕙、陈嫣、苏远智等的日常相处，在“狐朋狗友”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时而相互照应，时而相互猜忌，时而相互亲近，时而相互疏离；亲近与照应时，没有什么不能倾诉与帮衬的，猜忌与疏离时，又各有保留与提防。家人朋友加上“狐朋狗友”，才是他们关系的基本常态与真实写照。而这种使亲情混入友情的小小“微调”，便使置身其中的人们的姿态与心态，都发生了诸如淡化敬畏、添加戏谑等一系列微妙而有趣的变化。因此，他们就在相互交往中相互较劲，又在相互较劲中互相袒露，于是，我们就如此这般地看到一个个更为本真的“个人”、一幕幕更为近身的情景剧。

其二，是看取生活的薄物细故与细节表现的精雕细刻。读《西决》《东霓》，作者那灵动又细腻的心思、精准又微妙的文笔，好像装配了一副高倍放大镜一般，让人们看到生活里的深层纹理，感知人物内心的微妙波动。这首先在于作者具有深入洞察事物的非凡能力，并把巧妙地运用于小说故事的构筑。小说是故事的叙说，更是细节的营构。笛安深谙此中奥秘，并把她现有的功夫发挥到了极致。她熟谙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善解男女情长中的隐秘心理，并在这种生活与人生的省察与把握中，把艺术的长焦镜头推向那些细大不捐的部分，着力显现脉脉温情中的隐隐伤痛，隐隐伤痛中的炳炳个性。如西决在郑家看似举足轻重，实则外在游移的生存状况，以及他内心世界的深藏不露与个人性情的内敛而独立；如东霓的表

面热情，内心冷漠，以及由一个病儿子、一桩离婚案显现出来的聪慧与自我，忍让与矫情的复杂性格；如南音掺杂着稚气的任性，夹杂着狡黠的聪明，以及对自己小女生优势的有效利用等等，都在彼此的交往与交情中，利用一个个事情与事端的生活小细节，一次次对话与电话的语言小交流，纤细无遗地向人们显现出来，让人们看得格外清晰而分明。这种小重点、小细节的设置，有时甚至是超常的、无声的。如两部作品都写到东霓与方靖辉的有病的儿子郑成功，那个智力低下又不会说话的小不点儿，不仅在东霓与他人的交往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小由头，而且也是她与方靖辉讨价还价的小砝码。正是这个玩物一般的郑成功的存在与反衬，使方靖辉也罢、东霓也罢，都不断显示出两人各自的内心心机与心理痼疾。亲人之间是如何以各种名义有意无意地彼此伤害对方，而这种伤害又如何有意无意地伤及无辜，郑成功如同一面透明又无声的明镜，把一切都反映得入木三分而又淋漓尽致了。

其三，是叙事上的连环方式与结构上的套环方法。《西决》与《东霓》在故事的营构与结构的布排上，采取了一种相当稀见因而奇特的连环性与套环式方法。郑家大伯、二叔、三叔，每家各是一个小环，而东霓与方靖辉、郑成功，西决与江蕙、陈嫣，南音与苏远智，又各是一个小环。在故事的具体演进之中，环与环有时交叉，有时叠合，有时隐藏，有时突显，同辈人之间环环相扣，两代人之间环环相连，这样的一大环套小环，内环连外环，使整部作品由诸多小圈子式的生活场景构成一个大环状的人生世界，内里精彩纷呈，外表繁华热闹。这其中，有生活的相互勾连，有关系的相互牵制，更有情感的相互纠缠，命运的相互羁绊。氤氲又浑然的关系之中，平添了一种意蕴的凝重与浑厚。

这种连环的故事与环状结构的设置，既可具体而微地描写家庭的、个人的细部生活形态，深入又内地透视个体的、个性的深层心理世界，又可远近兼顾地表现家族的与人际的相互人生关联，收放自如地反映社会与时代在个人事业与家庭生活中的折射与投影。事实

上，《西决》《东霓》在看似描写无关宏旨的家事与情事之中，通过不同人的向往与追求、抉择与舍得，也把艺术的广角镜伸向家庭、家族之外的广阔天地，让我们在“80后”、“90后”们有得有失的当下行状中，看到投射在其中的变动中的社会与时代的浓重身影。

当然，无论是主角选取亲友团，叙事凭靠小细节，还是结构倚仗套环法，无一不是小说创作艺术的难点与难关。但正是直面难度才见出力度，克服难度才显出高度。笛安在《东霓》一作的“后记”里告诉人们：“这部小说，我写了足足十个月零两周。我从没有在一部小说上纠缠过这么久”，“这部小说让我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尽兴”。如许告白让人们知道，笛安既是深思熟虑，有备而来，又要临场发挥，生发创意。她是在刻苦努力中走向目标，在不断攀爬中登上高峰的。因此，笛安身上最为可贵的，可能还不是她那些看得见的卓越才能与超凡才情，而是她那些看不见的高远的文学理想与执著的艺术追求精神。这种内在的精神与品质的高度，才是笛安的写作不断走向成功的秘诀所在，这也是许多青春文学作者所普遍欠缺的。笛安和她的写作的昭示性意义，也正在这里。这也是我所以很看好笛安并寄厚望于她的根本缘由。

·链接·

笛安，女，1983年生于山西太原，于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EHESS)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约作家。2002年开始写作，2003年在《收获》发表处女作《姐姐的丛林》，其后又在《收获》《人民文学》等文学杂志上发表多篇作品。2005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告别天堂》。2008年10月，以短篇小说《圆寂》获得首届“中国小说双年奖”。2009年出版长篇小说《西决》，并以突破70万册的销量跻身畅销作家行列。2010年出版长篇小说《东霓》，并以长篇小说《西决》获得华语文学传媒最具潜力新人奖。

《西决》以郑氏家族中惟一男孙——郑西决为叙述视角，讲述了郑氏家族中生活在不同家庭和境况中的四个堂兄妹郑西决、郑东霓、郑南音、郑北北的成长故事，及其人生的相互勾连与命运的彼此影响。作品徐徐展开四个堂兄妹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学习、生活和情感不断改变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兄妹亲情、家庭矛盾、爱情坎坷等一系列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

《东霓》从堂姐东霓的角度，来叙述发生在郑家老一辈人及郑家四个叔叔兄弟的故事。郑西决、郑南音、郑北北，都有各自的可爱与可恨之处，而东霓自己在面对一个病儿子、一桩离婚案时，渐渐显出她的表面热情、内心冷漠，以及聪慧与自我、忍让与矫情的复杂性格与性情。

■创作谈

终于到了此刻。我们几个朋友一起赶稿子的时候，总是在msn上不约而同地做白日梦：什么时候才能写后记啊？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几个人是否在开心地享受着写后记的感觉——一种完成了重大事情的、仪式一般的感觉。后记本来就应该是一本长篇杀青之后的鞭炮声，但是我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像一觉醒来拉开窗帘，忽然发现外面是一眼看不见边际的雪地，只好语气平淡地说一句：原来下雪了；那么我也只能这样说一句：原来，我写完了。

《东霓》这部小说，我写了足足十个月零两周。我从没有和一部小说纠缠这么久过。以至于我在敲出来“东霓”两个字的时候，那个必须要加的书名号总是让我难以置信。我早已经不能把她当做一本书。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写的是东霓，而不是《东霓》。我想这种错觉可能会对小说的完整性产生一点影响，会让我自己忘记一个作者有时候必须恪守的冷静和旁观。可是因为如此，这部小说让我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尽兴。直到今日，我也不清楚我写得究竟好不好，我只是想说，东霓我要感谢你，感谢你带给我那么多的痛苦，以及那些痛苦尽头的一点绚丽的霞光。

我经历过很艰难的时候，word文档里面两百多页，印象中就没有一页是从头至尾流畅地完成的。有的时候为了衔接一下两个场景，为了让一个片段显得自然——都是些一两百字就能做到的事情，我却要为了这一两百字耗掉好几个小时。眼睁睁地看着窗外由晴空变成了暮色，心里面就像被岁月打败了那样，没来由地生出无边无际的恐慌、怀疑，以及令人发狂的孤独。过去，在我写作碰到困难的时候，我总会问自己到底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是这一次，我不问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就算不知道正在做什么，也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前方的虚无。就算灵魂忍受着煎熬，在看着东霓的时候，脸上也要堆起平静的笑——我和她的关系早已不是一个作者和笔下人物的关系了。我是如此依赖她，虽然她只是小事聪明大事糊涂，虽然她比我还看不开，虽然她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乱七八糟，可是她身上那种活色生香的力量就是我的光，让我愿意咬紧牙关，把自己变成一个火把照亮前面的路，穿越无边无垠的恐惧，去接近她。

所以，用东霓的话说，我们一起战斗过。

所以，这就是这个小说最终完成的秘密。

我写的是东霓，而不是《东霓》

□笛 安

■第一感受

在语词的森林里狩猎

□王 干

杜冰冰的这本《她世纪》如果放在十年前，我们或许会惊为天书，这书里包含的容量在我们关于先锋派的论述里几乎随时可以拿出来引为论据。20世纪是一个文学实验、精神驰骋的时代，而21世纪则似乎是文学的边缘和精神委顿的年代。读到杜冰冰的《她世纪》，于是叹息、惊叹、伤感。这是对一个美好文学时代的凭吊，这是对一个越来越世俗现实的批判。她世纪，是一个幻想的世纪，也是一个乌托邦的世纪。对于文学来说，也许有着令人扼腕的喜悦。她来了，但是来迟了，迟到的理想在暗夜里并没有丧失它的光芒，相反，越发显得周围环境的不堪。在文学被商业奴役、被政治奴役、被媒体奴役的文学“新世纪”，杜冰冰是那样不合时宜，是那样孤立无援。

这是一本关于思想、身体、艺术、语词和性别的小说探索。小说涉及到的领域是那样宽广和深邃，东西、小眉、玻璃美人的身份在不断地变化，但你依然感到是作家的“我”在叙事，一个无所不在的“我”在语词森林里徜徉，端着小说的枪随时寻找思想的猎物。虽然视角在变换，人称也在转换，但都是借着语词的力量在转换，借着语词的力量在滑翔，在冲刺。而猎物，在虚空中时而浮现，时而沉没。

上世纪80年代我们曾经读过很多借着语词滑翔的小说，比如孙甘露的《访问梦境》《信使之函》，还有格非的《青黄》。但是那种语词的滑翔是借着某种链条进行的，语词的运行是单行道的，而杜冰冰的语词滑翔则是放射性的，是语词自身的遨游和旋转。或许这是真正的后现代，真正的无中心。语词在向着不同的方向奔突，小说也在现实、历史、未来、想象、玄幻中不断地“转场”。

有人夸大说《她世纪》开启了一种新的文学，我认为这应该不是一句商业用语，而是对作品定位的失误。《她世纪》是对先锋文学的终结之后的深情回望，是对女性文学的炫目的解构，留下的是混乱而才华逸群。

研究“文革”，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五七干校”。当年，那些和知青一样响应毛主席号召走“五七道路”的干部们，在广阔天地里努力改造世界观，收获的苦难与思考应该不少于知青吧，可为什么“干校文学”的成果远不如“知青文学”那么丰硕？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自1994年起，李城外就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对于“五七干校”的研究。这一方面与他生活在湖北咸宁这一当年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旧址有关；另一方面，他的研究也显示了文化界研究“文革”的新动向——不再局限于从政治批判与文化反思的角度审视“文革”，而是全面了解“文革”中人的复杂心态与真实生活。他从挨个采访曾经下放向阳湖的文化名人、约请他们回忆文章入手，在《咸宁日报》开辟相关专栏陆续发表。此后，又将那些专栏文章结集为《向阳湖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和《向阳湖文化人采风》出版，成为国内最早记录“五七干校”生活的回忆录。2000年，李城外发起成立了咸宁市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创办会刊《向阳湖文化报》。近年来，他更是下工夫将有关的回忆录重新包装，并连同他编辑的《向阳湖诗草》、他记录自己研究向阳湖历程的日记《城外的向阳湖》和他汇编的有关研究成果《向阳湖文化研究》，共计300余万字，编成煌煌七册《向阳湖文化丛书》，为向阳湖文化的研究、也为“文革”文化研究立起了一座具有纪念碑意义的文库。

作为一位“旁观者”，李城外以大量的宝贵资料努力还原了当年的“五七干部”的复杂心态：“种种酸甜苦辣不一而足”——有动辄得咎的无奈，也有苦中作乐的“有趣”，还有贫贱不能移的士大夫风骨（也可读作“革命者”的坚强），当然，更

多的也许是困惑——对于被批斗、被劳动改造的困惑、不满，以及饱经了折腾以后的逆来顺受、欲说还休。我常常想，那些经受了多次政治打击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为什么在经历了“文革”以后没有像知青一样写出厚重的文学杰作（如韩少功的《回声》、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史铁生的《插队的故事》、老鬼的《血色黄昏》等），是否与这种“欲说还休”的心态有关？在这样的心态中，我们可以体味出多少辛酸、多少淡定、多少刀枪不入的厚实！虽然，他们中也有郭小川、绿原、牛汉那样在“文革”后期已经有了怀疑、不满，并且悄悄开始了“地下诗歌”写作的思想者，还有韦君宜那样在“文革”后写出了《思痛录》这样敢于反思极左原流的回忆录的文化战士，但总的看来，可以称得上厚实的力作显然不够多。

然而换个角度看，能够在苦难中磨炼自己，在底层随遇而安、笑对磨难，不也是中国士大夫的一个悠久传统吗？从孔子、墨子到“竹林七贤”、苏东坡，一直到许多现代知识分子，都是在这条路上跋涉过来的。如果说，知青一代是“吃狼奶”长大的（虽然他们从小受的是革命教育，但“文革”的磨难使他们在“地下读书”活动中受到了西方“异端思想”的影响，又在上山下乡接受了民间朴野文化的“再教育”），因此多了许多敢于怀疑、敢于叛逆、敢于探

索新路的野性，那么，“五七干部”那一代则可以说是“吃牛奶”长大的（从青年投身革命时起就立志“俯首甘为孺子牛”，经过延安整风到“文革”的政治考验更学会了如何“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群众”），因此自然能够通达世外、淡然生活。从这个角度看，他们那些真情回忆“干校”生活、笑谈往事的记录又具有了另一种思想意义：无论什么风暴，都摧毁不了中国文化的命脉。人的生命意志与豁达情怀。能够在风雨中谈笑取乐，能够在放下了专业以后从头开始学做农活，能够以“阿Q精神”去疗治心灵深处的创痛，不能不说也是生命的奇迹！对于那些能够经受政治磨难活下来的人们，我觉得应该持理解的态度。我们不可能要求大家都成为鲁迅那样的斗士，虽然，在文学的思想界，鲁迅那样的斗士的确太少。

我同时觉得，这套“向阳湖文化丛书”的出版不应该是一个结束，而应该是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新起点。作为“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干校文化”具有怎样丰富的历史意义？那些老一代文化人在“五七干校”中经历了怎样的思想蜕变？除了那些回忆录，他们的日记、书信、诗词中还流露出怎样复杂的情感？他们是如何保持了士大夫传统的？他们是怎样应对政治风浪的冲击的？……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的研究。我期待着有新的成果不断产生。

■评论

研究“干校文化”的必备书

——读“向阳湖文化丛书” □樊 星

广告

中华文学选刊

2011年第二期

小说篇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原载《江南·长篇小说月报》)·····韩 寒
解密畅销·····曹 密
读者论坛·····张 海 等
中篇
救命(原载《人民文学》)·····东 西
北京户口(原载《星火·中短篇小说》)·····肖 彭
村北的王庭柱(原载《芒种》)·····邵 丽
十二条(原载《中国作家》)·····吴 君
寮房(原载《西湖》)·····赵 瑶
母亲与北京·····冯俊科
把你扁成一张画·剪不断,理还乱·····余一鸣
微博精选·微小说(选自新浪微博)·····李师江等

一年选载 12 长篇 24 部中篇 36 部短篇

畅销时代的文学读本

主办: 人民文学出版社 泰州日报社

邮发代号: 82-497 定价: 15.00 元/月

好诗经典 乡愁时代(组诗)·····高 凯
谁知又懂了(组诗)·····李发模
爱上这列老火车(组诗)·····江一郎

实力诗人力方阵 今天的诗篇(组诗)·····第广龙
我们两扇窗户，善良着开(组诗)·····叶逢平
破绽(组诗)·····小 米
风吹草低(组诗)·····田 鑫
遥望与回首(组诗)·····流 泉
茶碗平分落雪的夜(组诗)·····李洗洲
短暂的旅程(组诗)·····何君华
宁静的欢乐(组诗)·····三米深

诗性人生 石 英 陈仁杰 长子中 王建明
李 霞 丁晓翁 鲁 川 陈彦儒
杜志峰 王 妃 王 垅 申文祥
郭 辉 杨 康

古韵新声 杨树槐 张 特 杨明山 于 泉 多
对低处的光照·····龙彼德
第三只眼睛·····李天婧
读诗随笔 关于现代诗韵律问题之思考·····白长鸿
《诗潮》月刊邮发代号: 8-17, 每期定价: 7.50 元, 全年定价: 90.00 元; 地址: (110003)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66号; 投稿信箱: shichao2233@sina.com

诗 潮
二〇一一年二月号

2011年第三期目录

握手·····刘正永
凶手·····张艳霞
差点儿当回艳照门·····何 燕
错出来的好运·····陈伟民
租个小姐玩闪婚·····郭 娟
蜜蜜甜·····蔚 韵香
我只比你笨四年·····王剑楠
同桌的他·····一路开花
会跑的钱·····郭建贤
包工头的儿子·····岳 勇
大柳树·····邵永胜
寻找·····乐 轩
孙道荣
风水大师的职业道德·····李 谦
失音·····凌可新
张大膀的三伏天·····谷 凡
晌午的太阳·····燕 鸥
紫苏配田螺·····临川柴子
青花瓷·····于泉多
爱上一个伤痕男人·····云剪月

微型小说选刊